

駱駝
祥子

現代長篇小說叢書

老舍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現代長篇小說叢刊

駱駝祥子

老舍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我們所要介紹的是祥子，不是駱駝，因為「駱駝」只是個外號；那麼，我們就先說祥子，隨手兒把駱駝與祥子那點關係說過去，也就算了。

北平的洋車夫有許多派：年輕力壯，腿腳靈利的，講究貨漂亮的車，拉「整天兒」，受什麼時候出車與收車都有自由；拉出車來，在固定的「車口」或宅門一放，專等坐快車的主兒；弄好了，也許一下子弄個一塊兩塊的；碰巧了，也許白耗一天，連「車份兒」也沒着落，但也不在乎。這一派哥兒們的希望大概有兩個：或是拉包車；或是自己買上輛車，有了自己的車，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沒大關係了，反正車是自己的。

比這一派歲數稍大的，或因身體的關係而跑得稍差點勁的，或因家庭的關係而不敢白耗一天的，大概就多數的拉八成新的車；人與車都有相當的漂亮，所以在要價兒的時候也還能保持住相當的尊嚴。這派的車夫，也許拉「整天」，也許拉「半天」。在後者的情形下，因為還有相當的精氣神，所以無論冬天夏天總是「拉晚兒」。夜間，當然止

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與本事；錢自然也多掙一些。

年紀在四十以上，廿以下的，恐怕就不易在前兩派裏有個地位了。他們的車破，又不敢『拉晚兒』，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車，希望能從清晨轉到午後三四點鐘，拉出『車份兒』和自己的嚼穀。他們的車破，跑得慢，所以得多走路，少要錢。到瓜市，果市，菜市，去拉貨物，都是他們；錢少，可是無須快跑呢。

在這裏，廿歲以下的——有的從十一二歲就幹這行兒——很少能到廿歲以後改變成漂亮的車夫的，因為在幼年受了傷，很難健壯起來。他們也許拉一輩子洋車，而一輩子連拉車也沒出過風頭。那四十以上的人，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車，肌肉的衰損使他們甘居人後，他們漸漸知道早晚是一個跟頭會死在馬路上。他們的拉車姿式，講價時的隨機應變，走路的抄近繞遠，都足以使他們想起過去的光榮，而用鼻翅兒煽着那些後起之輩。可是這點光榮絲毫不能減少將來的黑暗，他們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時節常常微嘆。不過，以他們比較另一些四十上下歲的車夫，他們還似乎沒有苦到了家。這一些是以前決沒想到自己能與洋車發生關係，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經不甚分明，纔抄起車把來的。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，把本錢吃光的小販，或是失業

到了賣無可賣，當

無可當的時候，咬着牙，含着淚，上了這條到死亡之路。

生命最鮮壯的時期已

經賣掉，現在再把窩窩頭變成的血汗滴在馬路上。沒有力氣，沒有經驗，沒有朋友，就是在同行的當中也得不到好氣兒。他們拉最破的車，皮帶不定一天洩多少次氣；一邊拉着人還得一邊兒央求人家原諒，雖然十五個大銅子兒已經算是甜買賣。

此外，因環境與知識的特異，又使一部份車夫另成派別。生於西苑溝甸的自然以走西山，燕京，清華，較比方便；同樣，在安定門外的走溝河，北苑；在永定門外的走南苑——這是跑長趟的，不願拉零座；因為拉一趟便是一趟，不屑於三五個銅子的窮湊了。可是他們還不如東交民巷的車夫的氣兒長，這些專拉洋買賣的講究一氣兒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，頤和園或西山。氣長也還算小事，一般車夫萬不能爭這項生意的原因，大半還是因為這些吃洋飯的有點與眾不同的知識，他們會說外國話。英國兵，法蘭兵，所說的萬壽山，雍和宮，「八大胡同」，他們都曉得。他們自己有一套外國話，不傳授給別人。他們的跑法也特別，四六步兒不快不慢，祇着頭，目不旁視的，貼着馬路邊兒走，帶出與世無爭，而自有專長的神氣。因為拉着洋人，他們可以不穿號坎，而一律的是長袖小白褂，白的或黑的褲子，褲筒縛綁處，腳腕上繫着繡帶；脚上是寬雙臉千層底

青布鞋；乾淨，利落，神氣。一見這樣的服裝，別的車夫不會再過來爭座與賽車，他們似乎是屬於另一行業的。

有了這點簡單的分析，我們再說祥子的地位，就像說——我們希望——一盤機器上的某種釘子那麼準確了。祥子，在與『駱駝』這個外號發生關係以前，是個較比有自由的洋車夫，這就是說，他是屬於年輕力壯，而且自己有車的那一類：自己的車，自己的生活，都在自己手裏，高等車夫。

這可絕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年，二年，至少有三四年；一滴汗，兩滴汗，不知道多少萬滴汗，纔掙出那輛車。從風裏雨裏的咬牙，從飯裏茶裏的自苦，纔賺出那輛車。那輛車是他的一切掙扎與困苦的總結果與報酬，像身經百戰的武士的一顆徽章。在他賃人家的車的時候，他從早到晚，由東到西，由南到北，像被人家抽着轉的陀螺；他沒有自己。可是在這種旋轉之中，他的眼並沒有花，心並沒有亂，他老想着遠遠的一輛車，可以使他自由，獨立，像自己的手腳的那麼一輛車。有了自己的車，他可以不再受拴車的人們的氣，也無須敷衍別人；有自己的力氣與洋車，睜開眼就可以有飯吃。

他不怕吃苦，也沒有一般洋車夫的可以原諒而不便效法。他的聰明和努力都

足以使他的志願成爲事實。假若他的環境好一些，或多受着點教育，他一定不會落在『膠皮圈』裏，而且無論是幹什麼，他總不會辜負了他的機會。不幸，他必須拉洋車；好，在這個營生裏他也證明出他的能力與聰明。他彷彿就是在地獄裏也能作個好鬼似的。生長在鄉間，失去了父母與幾畝薄田，十八歲的時候便跑到城裏來。帶着鄉間小夥子的足壯與誠實，凡是以賣力氣就能吃飯的事他幾乎全作過了。可是，不久他就看出來，拉車是件更容易掙錢的事；作別的苦工，收入是有限的；拉車多着一些變化與機會，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與地點就會遇到一些多於所希望的報酬。自然，他也曉得這樣的機遇不完全出於偶然，而必須人與車都得漂亮精神，有貨可賣纔能遇到識貨的人。想了一想，他相信自己有那個資格：他有力氣，年紀正輕；所差的是他還沒有跑過，與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車。但這不是不能勝過的困難，有他的身體與力氣作基礎，他只要試驗個十天半月的，就一定能跑得有個樣子，然後去買輛新車，說不定價錢就能拉上包車，然後省吃儉用的一年二年，即僅需四五年，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輛車，攬漂亮的車！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，他以為這只是時間的問題，這是必能達到的一個顯與目的，絕不是夢想！

他的身量與筋肉都發展到年歲前邊去；廿來的歲，他已經很大很高，雖然肢體還沒被年月鑄成一定的格局，可是已經像個成人了——一個臉上身上都帶出天眞淘氣的樣子的大人。看着那高等的車夫，他計劃着怎樣殺進他的腰去，好更顯出他的鐵扇面似的胸，與直硬的背；扭頭看看自己的肩，多麼寬，多麼威嚴！殺好了腰，再穿上肥腿的白褲，褲角用雞腸子帶兒繫住，露出那對『出號』的大腳！是的，他無疑的可以威為黃色的車夫；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。

他沒有什麼模樣，使他可愛的是臉上的精神。頭不很大，圓眼，肉鼻子，兩隻眉很短很粗，頭上永遠剃得發亮。腮上沒有多餘的肉，脖子可是幾乎與頭一邊兒粗；臉上永遠紅撲撲的，特別亮的是顴骨與右耳之間一塊不小的疤——小時候在樹下睡覺，被驢啃了一口。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樣，他愛自己的臉正如同他愛自己的身體，都那麼結實硬棒；他把臉彷彿算在四肢之內，只要硬棒就好。是的，到城裏以後，他還能頭朝下，倒着立半天。這樣立着，他覺得，他就很像一棵樹，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挺脫的。

他確乎有點像棵樹，堅壯，沈默，而又有生氣。他有自己的打算，有些心眼，但不好向別人講論。在洋車夫裏，個人的委屈與困難是公衆的話料，『車口兒』上，小茶館

中，大雜院裏，每人報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，而後這些事成爲大家的財產，像民謠似的由一處傳到一處。祥子是鄉下人，口齒沒有城裏人那麼靈便；假若口齒靈利是出於天才，他天生來的不願多說話，所以也不願學着城裏人的貧嘴。他的事他知道，不喜歡和別人討論。因爲嘴常閒着，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，他的眼彷彿是老看着自己的心。只要他的主意打定，他便隨着心中所關開的那條路兒走；假若走不通的話，他能一兩天不出一聲，咬着牙，好似咬着自己的心！

他決定去拉車，就拉車去了。賃了輛破車，他先練練腿。第一天沒拉着什麼錢。第二天的生意不錯，可是躺了兩天，他的腳脖子腫得像兩條瓠子似的，再也抬不起來。他忍受着，不管是怎樣的疼痛。他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事，這是拉車必須經過的一關。非過了這一關，他不能放胆的去跑。

腳好了之後，他敢跑了。這使他非常的痛快，因爲別的沒有什麼可怕的了：地名他很熟習，即使有時候繞點遠也沒大關係，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氣。拉車的方法，以他幹過的那些推，拉，扛，挑的經驗來領會，也不算十分難。況且他有他的主意，多留神，少爭勝，大概總不會出了毛病。至於講價爭座，他的嘴慢氣盛，弄不過那些老油子們。

知道這個短處，他乾脆不大到『車口兒』上去；哪裏沒車，他放在哪裏。在這僻靜的地點，他可以從容的講價，而且有時候不肯要價，只說聲：『坐上吧，瞧着給！』他的樣子是那麽誠實，臉上是那麽簡單可愛，人們好像只好信任他，不敢想這個優大個子是會敲人的。即使人們疑心，也只能懷疑他是新到城裏來的鄉下老兒，大概不認識路，所以講不出價錢來。及至人們問到，『認識呀？』他就又像裝傻，又像耍俏的那麽一笑，使人們不知怎樣纔好。

兩三個星期的工夫，他把腿溜出來了。他曉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。跑法是車夫的體力與資格的證據。那撇着脚，像一對蒲扇在地上搗忽的，無疑的是剛由鄉間上來的新手。那頭低得很深，雙腳蹬地，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，而頗有跑的表示的，是那些五十歲以上的老者們。那經驗十足而沒什麼力氣的却另有一種方法：胸向內含，度數很深；腿抬得很高；一走一探頭；這樣，他們就帶出跑得很用力的樣子，而在事實上一點也不比別人快；他們仗着『作派』去維持自己的尊嚴。祥子當然決不採取這幾種姿態。他的腿長步大，腰裏非常的穩，跑起來沒有多少響聲，步步似乎有些伸縮，車把不動，使座兒覺到安全，舒服。說站住，不論在跑得多麼快的時候，大脚在地上輕蹭兩蹭，就站住

了；他的力氣似乎能達到車的各部份。脊背微俯，雙手鬆鬆攏住車把，他活動，利落，準確；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，快而沒有危險。就是在拉包車的裏面，這也得算很名貴的。

他換了新車。從一換車那天，他就打聽明白了，像他賃的那輛——弓子軟，銅活地道，雨布大簾，雙燈，細脖大銅喇叭——值一百出頭；若是漆工與銅活含忽一點呢，一百元便可以打住。大概的說吧，他只要有一百塊錢，就能弄一輛車。猛然一想，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話，一百元就是一千天，一千天！把一千天堆到一塊，他幾乎算不過來這該有多麼遠。但是，他下了決心，一千天，一萬天也好，他得買車！第一步他應當，他做好了，去拉包車。遇上交際多，飯局多的主兒，平均一月有十來個飯局，他就可以白落兩三塊的車飯錢。加上他每月再省出個塊兒八角的，也許是三頭五塊的，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塊！這樣，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。他不吃烟，不喝酒，不賭錢，沒有任何嗜好，沒有家庭的累贅，只要他自己肯咬牙，事兒就沒有個不成。他對自己起了誓，一年半的工夫，他——祥子——非打成自己的車不可！是現打的，不要舊車見過新的。他真拉上了包月。可是，事實並不完全幫助希望。不錯，他確是瘦了牙，但是到

一年半他並沒遇上那個書獃。包車確是拉上了，而且謹慎小心的看着事情；不幸，世上的事並不是一面兒的。他自管小心他的，東家並不因此就不辭他；不定是三兩個月，還是十天八天，吹了；他得另去找事。自然，他得一邊兒找事，還得一邊兒拉散座；騎馬找馬，他不能閒起來。在這種時節，他常常鬧錯兒。他還強打着精神，不專爲混一天的嚼穀，而且要繼續着積儲買車的錢。可是強打精神永遠不是件妥當的事；拉起車來，他不能專心一志的跑，好像老想着些什麼，越想便越害怕，越氣不平。假若老這麼下去，幾時纔能買上車呢？爲什麼這樣呢？難道自己還算個不要強的？在這麼亂想的時候，他忘了素日的謹慎。皮輪子上了碎銅爛磁片，放了砲；只好收車。更嚴重一些的，有時候碰了行人，甚至有一次因急於擠過去而把車輛蓋碰丟了。設若他是拉着包車，這些錯兒絕不能發生；一攔下了事，他心中不痛快，便有點楞頭磕腦的。碰壞了車，自然要賠錢；這更使他焦燥，火上加了油；爲怕惹出更大的禍，他有時候懊睡一整天。及至睜開眼，一天的工夫已白白過去，他又後悔，自恨。還有呢，在這種時期，他越着急便越自苦，吃喝越沒規則；他以爲自己是鐵作的，可是敢情他也會病。病了，他捨不得錢去買藥，自己硬挺着；結果，病越來越重，不但得買藥，而且得一氣兒休息好幾天。這些個

困難，使他更咬牙努力，可是買車的錢數一點不因此而加快的湊足。

整整的三年，他湊足了一百塊錢！

他不能再等了。原來的計劃是買輛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車，現在只好按着一百塊錢說了。不能再等；萬一出點什麼事再丟失幾塊呢！恰巧有輛剛打好的車——定作而沒錢取貨的——跟他所期望的車差不甚多；本來值一百多，可是因為定錢放棄了，車舖願意少要一點。祥子的臉通紅，手哆嗦着，拍出九十六塊錢來：「我要這輛車！」舖主打算擠到個整數，說了不知多少話，把他的車拉出去又拉進來，支開棚子，又放下，按按喇叭，每一個動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詞；最後還在鋼輪條上踢了兩腳，「聽聽聲兒吧，鈴鐺似的！拉去吧，你就是把車拉碎了，要是鋼條軟了一根，你拿回來，把牠摔在我臉上！一百塊，少一分咱們吹！」祥子把錢又數了一遍：「我要這輛車，九十六！」舖主知道是遇見了一個心眼的人，看看錢，看看祥子，嘆了口氣：「交個朋友，車算你的了；保六個月：除非你把大箱碰碎，我都白給修理；保單，拿着！」

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厲害了，揣起保單，拉起車，幾乎要哭出來。攔到個僻靜地方，細細端詳自己的車，在漆板上試着照照自己的臉！越看越可愛，就是那不盡合自己的理

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諒了，因為已經是自己的車了。把車看得似乎暫時可以休息會兒了，他坐在了水篋箕的新腳墊兒上，看着車把上的發亮的黃銅喇叭。他忽然想起來，今年是廿二歲。因為父母死得早，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。自從到城裏來，他沒過一次生日。好吧，今天買上了新車，就算是生日吧，人的也是車的，好記，而且車既是自己的心血，簡直沒什麼不可以把人與車算在一塊的地方。

怎樣過這個『雙壽』呢？祥子有主意：頭一個買賣必須拉個穿得體面的人，絕對不能是個女的。最好是拉到前門，其次是東安市場。拉到了，他應當在最好的飯攤上吃頓飯，如熱燒餅夾燻羊肉之類的東西。吃完，有好買賣呢就再拉一兩個；沒有呢，就收車；這是生日！

自從有了這輛車，他的生活過得越來越起勁了。拉包月也好，拉散座也好，他天天用不着爲『車份兒』着急，拉多少錢全是自己的，心裏舒服，對人就更和氣，買賣也就更順心。拉了半年，他的希望更大了：照這樣下去，幹上二年，至多二年，他就又可以買輛車，一輛，兩輛——他也可以開車廠子了！

可是，希望多半落空，祥子的也非例外。

因爲高興，胆子也就大起來；自從買了車，祥子跑得更快了。自己的車，當然格外小心，可是他看看自己，再看看自己的車，就覺得有些不是味兒，假若不快跑的話。

他自己，自從到城裏來，又長高了一寸多。他自己覺出來，彷彿還得往高裏長呢。不錯，他的皮膚與模樣都更硬棒與固定了一些，而且上唇上已有了小小的鬍子；可是他以為還應當再長高一些。當他走到個小屋門或街門而必須大低頭纔能進去的時候，他雖不說什麼，可是心中暗自喜歡，因爲他已經是這麼高大，而覺得還在長，他似乎既是個成人，又是個孩子，非常有趣。

這麼大的人，拉上那麼美的車，他自己的車，弓子軟得顛悠顛悠的，連車把都微微的動彈；車箱是那麼亮，墊子是那麼白，喇叭是那麼響；跑得不快怎能對得起自己呢，怎能對得起那輛車呢？這一點不是虛榮心，而似乎是一種責任，非快跑，飛跑，不足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與車的優美。那輛車也真是可愛，拉過了半年來的，彷彿處處都有

了知覺與感情，祥子的一扭腰，一蹲腿，或一直脊背，牠都就馬上應合着，給祥子以最順心的幫助，他與牠之間沒有一點隔膜別扭的地方。趕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，祥子可以用一隻手攏着把，微微輕響的皮輪像陣利颼的小風似的催着他跑，飛快而平穩。拉到了地點，祥子的衣褲都擰得出汗來，嘩嘩的，像剛從水盆裏撈出來的。他感到疲乏，可是很痛快的，值得驕傲的，一種疲乏，如同騎着名馬跑了幾十里那樣。

假若胆壯不就是大意，祥子在放胆跑的時候可並不大意。不快跑若還對不起人，快跑而碰傷了車便對不起自己。車是他的命，他知道怎樣的小心。小心與大胆放在一處，他便越來越能自信，他深信自己與車都是鐵作的。

因此，他不但敢放胆的跑，對於什麼時候出車也不大去攷慮。他覺得用力拉車去掙口飯吃，是天下最有骨氣的事；他願意出去，沒人可以攔住他。外面的謠言他不大往心裏聽，什麼西苑又來了兵，什麼長辛店又打上了仗，什麼西直門外又在拉伕，什麼齊化門已經關了半天，他都不大注意。自然，街上舖戶已都上了門，而馬路上站滿了武裝警察與保安隊，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，也和別人一樣急忙收了車。可是，謠言，他不信。他知道怎樣謹慎，特別因為車是自己的，但是他究竟是鄉下人，不像城裏人那樣聽

見風便是雨。再說，他的身體使他相信，即使不幸趕到『點兒』上，他必定有辦法，不至於吃很大的虧；他不是容易欺侮的，那麼大的個子，那麼寬的肩膀！

戰爭的消息與謠言幾乎每年隨着春麥一塊兒往起長，麥穗與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與愛懼的象徵。祥子的新車剛交半歲的時候，正是麥子需要春雨的時節。春雨不一定順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，可是戰爭不管有沒有人盼望總會來到。謠言吧，真事兒吧，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經作過莊稼活；他不大關心戰爭怎樣的毀壞農地，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無。他只關心他的車，他的車能產生烘餅與一切吃食，牠是塊萬能的田地，很馴順的隨着他走，一塊活地，寶地。因為缺雨，因為戰爭的消息，糧食都長了價錢；這個，祥子知道。可是他和城裏人一樣的只會抱怨糧食貴，而一點主意沒有；糧食貴，貴吧，誰有法兒教牠賤呢？這種態度使他只顧自己的生活，把一切禍患災難都放在腦後。

說若城裏的人對於一切都沒有辦法，他們會造謠言——有時完全無中生有，有時把一分真事說成十分——以便顯出他們並不愚傻與不作事。他們像些小魚，閒着的時候把嘴放在水皮上，吐出幾個完全沒用的水泡兒也怪得意。在謠言裏，最有意思是關於戰爭的。別種謠言往往始終是謠言，好像談鬼說狐那樣，不會說着說着就真見了鬼。關於戰